集古文英卷五目錄

史論類

司馬遷

十二諸侯年表論　秦楚月表論

漢興諸侯年表論　禮書論

樂書論　儒林傳論

班固

諸侯王表論　異性諸侯王表論

貨殖論　遊俠論

范燁

後漢二十八將論
宦者傳論　逸民傳論
干寶
晉紀總論
書類
魯仲連
遺燕將書
楊惲
報孫會宗書
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
蘇武
報李陵書
李陵
答蘇武書
劉歆
讓太常博士書
丘遲
與陳伯之書
應璩

與侍郎曹長思書
曹植
與楊祖德書
吳質
答陳思王書
嵇康
與山巨源絶交書
權德輿
賀崔相國書
李嶠

上雍州高長史書
韓愈
上張僕射書　上宰相書
與于襄陽書　與孟簡尚書書
答陳商書　後十九日復上書
後廿九日復上書
李白
與韓荆州書
柳宗元
與韓愈論史書　與友人論文書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蘇洵
上田樞密書
歐陽修
上范司諫書
蘇軾
上劉侍讀書
蘇轍
上樞密韓太尉書

集古文英卷五目錄

集古文英卷五

勾吳後學顧祖武編輯
陳泰階
錢　察同校

史論類

十二諸侯年表論　司馬遷

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乎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

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
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
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
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甚微封或百里或五
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
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
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
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
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
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
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
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
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
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
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
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
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
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
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
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

秦楚之際月表論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内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此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有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諸侯年表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

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阿至於東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湖薄會稽爲梁

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疎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祭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

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
馬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
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
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
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
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
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
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
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今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
以仁義爲本

禮書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
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
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
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
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
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
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
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
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

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羮玄酒所以防其
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
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
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
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
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
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
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
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沉湮
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
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
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
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

樂書論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
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
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
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
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

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噪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各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汚沈佚遂往不反卒以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群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王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

樂府習常隷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儒林傳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

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不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

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
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
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
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黄老刑
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
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白丞
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
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
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

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
里之化以廣賢才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
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
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
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
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
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
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
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

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
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
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
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
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
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
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
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
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
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
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
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諸侯王表論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
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
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
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

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挾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乎陀嘔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缺之言然天下爲之共王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及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恃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埶勝之地騁徂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咲三代盜減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

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大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

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

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

異姓諸侯王表論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禹稷脩仁行義歷十數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堕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埶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貨殖序

班固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萑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埜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徑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

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于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大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啗菽飲水其爲編户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刻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遊俠序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厥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易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

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家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戚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師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後漢二十八將論

范燁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國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栢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掘起亦有鬻繒屠狗輕滑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

茲以降訖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遠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儀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
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
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閽尹審
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
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
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
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
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
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
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
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
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
後庭後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
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
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
馬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
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揔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
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
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匿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冀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杜被緹繡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冠劇緣間搖亂區

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羅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逸民傳論

范燁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廻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沾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宮中微王

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嚴光周黨王覇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録其絶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晉紀總論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内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軍旅屢動邊鄙無虞於是百

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
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
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
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
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
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
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
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
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
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推群議而杖王杜之

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
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
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
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
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
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
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毋后廢
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
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
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

太上之號而有兒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
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
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
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
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
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
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
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
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

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
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
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
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
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
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
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
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
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

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巳而不謂浚巳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

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大王爲戎翟

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
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
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
王季能貊其德音其詩曰克民克類克長克君載
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
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
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尊敬師傅服澣
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
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絕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
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
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
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
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其靜民十五王而文

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代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業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自三公以蕭機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

極其尊小録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到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之有殺戮妾媵有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去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夷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

助亂於內外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由此推之亦有徵兆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書類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念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

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攘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次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懼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腐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甌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

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魏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道

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攘齊國之政一匡天下力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刼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行朽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自守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横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産以給供上不意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不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荳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力糴賤販貴逐什一之

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乃今覩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

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
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
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
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
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
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
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
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
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
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
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
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
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
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
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
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
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

見如此矣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

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

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至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閒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

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

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恠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形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

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計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能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

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于無人之處跡戢于胡塞

之地軟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遠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足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于不回期誓于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于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棄捐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貽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垂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岱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宜令德策名清時榮聞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聖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

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葦韝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氷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遥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亡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輙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恍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

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
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
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奪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
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
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
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絶域
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何謂不薄
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
至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
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
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
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户侯親
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
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
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
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名

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謙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絶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生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得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蓺信手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然

猶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傅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録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于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剸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陋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黄賛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燕昏

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
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飛幕
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
鶯亂飛見故園之旗鼓感生平于疇日撫弦登埤
豈不愴悵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
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
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
滇池解辨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
掘彊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
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

一攻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閨閤
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
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之望薄
援助者不能追參于高妙復歛翼于故枝塊然獨
處有離群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
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
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
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機

榻幸有袁生時步王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枵者毛落川涸者魚遊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晉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varies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絶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晉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

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晉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晉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十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以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章示來世也晉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壯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勲績辭賦爲君子哉晉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録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答陳思王書　　吳質

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迤邐也奉至尊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櫺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襟懷眷而於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洞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幃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筆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攝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北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集

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恠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恠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逾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高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童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
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
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
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
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
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
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
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
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
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
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
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
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
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
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
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

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
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
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鴞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
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
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
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小已審若道
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
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
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
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
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
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
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
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
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
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
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
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顧足下勿似之其意

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稽康白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應又早歲獲覩皇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歎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多感槩申於至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穀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耻然亦號爲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清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多幸獲覽炳然之

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遺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灑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載拜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汚隆故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摛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亨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州密邇未徵嘉遁之爻閶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顧顧嘗希仕尺寸狥祿斗升胥僕之與鄰奔走之爲役婆娑塵垢之下踸踔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寔須降志顛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廻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爲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王喪實之談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嚋

昔朋遊詎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
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佩紛綸之
雅訓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越嚴序趨下風
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鬷明
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雖願披
心膽進欵誠雲漢逾邈風流遂遠大客果有能不
孤彈劒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
以慷慨於神交慇懃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
翔照天池撫蟹廚開銘鼎庭列歌鍾吐亹亹之言
植堂堂之望河陽春樹開四照於詞林洞庭秋水
清九流於心鏡若夫標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
策不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粤若
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奏昌言伏
丹墀而心啓乃迴天獎憑紫樞而目送南宮秘署
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鷺黼
藻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
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賁帛翹車幸枉錯薪之薦愷
悌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洎解褐中林易農下
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
前惠鄙賤之質未敢提獎之恩已別昔時薑桂早

得因地而生今茲梪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亨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袂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斂襟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慊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諺所以低徊岐路杼軸蓬心搦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已之求有屈位而申道汎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扃鑰闔奥使屬睇之目隔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失位雙客以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爲黃鶴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眞龍之遊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卒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節下有狥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上張僕射書　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

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土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疆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

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巳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巳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相之而巳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巳知人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上宰相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閤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耳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于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于物浮沉皆載之云耳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于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一曰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拾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慨奇恠怨懟之辭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

無所出于其中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
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
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濵於
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
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
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
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
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
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
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

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
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
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
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僭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
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
不逆之矣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
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
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
不明者耳下之修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

苟役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之上之化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内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唯恐聞於人也

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揆其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閤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

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常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匆米僕貧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孟簡尚書書　韓愈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此傳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自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著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福利[illegible]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illegible]楊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

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遂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

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
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
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從於邪
也藉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
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答陳商書　　韓愈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
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
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
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
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
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
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
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于此
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
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
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
意於不肖者也畧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

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立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之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爾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爾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

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

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閤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今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吾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

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皇懼無已愈再拜

與韓荆州朝宗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劒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祗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迹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邪昔王子師爲豫州

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蕘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與韓愈論史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

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外衢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其惑尤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是也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虐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予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

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於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友人論文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鎔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

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
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
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
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
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
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于
萬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史而不克
躑躅而不進力蹶勢窮吞志而殁故曰得之爲難
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
鑒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

然自得以奮其間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
古虛今者比肩疊跡大底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
衆焉楊雄没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
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
傳于後祀聲遂絕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
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
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瞽聾之人徼
一時之聲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
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
其蕪穢心悸氣動交于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

不往也今狂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監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爲褒貶焉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柳宗元

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慇懃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嘆懷不能已赴訴于僕乎如僕尚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于有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顗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于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于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于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于有司薦于天堯舜是也薦于王周公之徒是也薦于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薦于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間進相援也退

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僇笑矧僕之齷齪者哉若將致僕于奔走先後之地而役使之則勉克雅素不敢告僾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汩没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子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倀倀於下列呫呫於末位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苟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

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非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怛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恠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

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恠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

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

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

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陵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

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上劉侍讀書　　蘇軾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illegible]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

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而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建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辨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

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交游故其文疎蕩頗奇其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夫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

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完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是焉且人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大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耳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向之來非有取于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壯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壬戌八月旬又四日

秋分顧氏嘉樹齋刊

集古文英卷五

中国国家图书馆